

家乡
礼赞

老家
涟水

□ 桂其

站两头,一个公园两只猴。”“雨水水汪汪,晴天尘飞扬,路边摆摊推,车辆乱停放。”……既影响居民的生活环境,也破坏县城形象。而今,涟水翻开了新的一页,仅县城的发展已与往昔不同,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街道规整通绿,一块块广场绿地清新宜人……

涟水,作为一座规模中等的城市雏形初现,与别的城市相比毫不逊色。

今年回乡,更有日新月异的感觉,软环境建设卓有成效: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的三轮车有序而行了;占道经营的店外店摊外摊少了;我居住的小区位于前小街,街道上以前垃圾满地,连个垃圾箱都没有,现在街道整洁,店铺规范经营,时间一到早点摊全部撤入店内;马路上交通流畅,就连小区内的卫生也大为改观。

因为房产事情,几次出入行政服务中心,住建局窗口的工作人员待人说:“不动产办证窗口也是服务良好,尤其青年人小魏,对我这个老者的咨询唠叨不厌其烦,耐心地解释说明,当我发现我查档复印件少了两页时,还主动去帮助我补复……”

漫步于北京街头,我以仰望者的目光凝视首都的雄伟壮阔;客居于喧嚣上海,我以旅行者的心态体验都市的五彩斑斓……然而,涟水才是我生命的根,家乡的文明进步与繁荣发展让我感到欣慰与自豪。

涟水,我的家乡。

轻轻拨开帘子,把目光投向车窗外,一块路牌从眼前一掠而过,“涟水”两个字瞬间扎进了脑海,内心立刻涌出一股小小的激动。

快了,就要到家了。我是土生土长的涟水人,一直在这块土地上工作生活。退休了因身有疾患,迫不得已随着子孙们南北飘荡,每年只在寒暑假期间回家乡小住,像个旅行者一般。每当出行时依依不舍,回归之际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

时光流逝,尘事蹉跎。我这个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生于贫穷的乡间,小时候最深的记忆莫过于饥饿与寒冷,对外面的世界并没有多少期盼,更没有直接的概念。但对县城是有点好奇与想像的,那时东方红化工厂的大烟囱日夜不停地喷吐着火舌,夜晚烧红半个天空,光亮对于暗夜中的人们总是个巨大的诱惑。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考入淮阴师专数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家乡工作。

从俗浮沉,与世俯仰,一晃就进入了花甲之年。风烟俱静,任意西东。随儿子闲居异乡,每天读点诗书打打乒乓球,一笑尘埃外,云水远相忘,恬淡地踏进老年。结识一些新朋友,总要问“府上哪里”,回答“老家涟水”,对方往往显出懵懂,便问涟水是什么地方,我不得不以充满山芋干味道的涟水普通话,慢条斯理轻声软语地介绍着涟水的人文历史地理掌故风土民情丰盛物产,语速稍微快了点对方就听不清楚了。我这边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听者却云里雾里似懂非懂,以至于不懂装懂笑置之。也有到过涟水的——“我在涟水当过兵,一条街,一条河,河上一座桥。”“路太窄,街上灰尘太多。”……我一脸沮丧,只能打着哈哈说现在好得多了,可内心里也多少有点发虚。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些话显失公允,当然不是涟水的全貌。但谁又能说没有几分真实性呢?曾几何时,县城“一条马路两座楼,两个警察



刘锦国 摄

妙通晚景

想起家乡的鸡糕

□ 刘立中

胸脯肉、鳊鱼肉放在砧板上斩(音),要斩到什么程度呢?掀起砧板来肉酱会流动。用手指捏时没有颗粒感,极细腻,像姑娘擦脸的雪花膏,夸张地说达到纳米级。

为了这种细腻,也为了鸡糕白净,作料中不能用姜葱蒜,只能用姜汁葱汁。

在配料方面也要做细,像山药、豆粉、鸡蛋白等也不可粗而拌之。

他告诉我,和(方言读作“货”)是做鸡糕的另项一功夫,必须细致到位,要和到家,和得充分。

他做给我看,把肉酱“嚙”(音)得“浪”起来,在空中一“浪”一条线,然后又“嚙”回到大碗里,动作有点像兰州拉面师傅拉面。

他还告诉我,和得越均匀,肉糊的黏性越好,做出的鸡糕口感越嫩而丰盈。

有一年,我在上海家里请台湾归来的客人吃饭,客人说他儿时把鸡糕叫作酥鸡或素鸡,这也唤起我的记忆。是呀,现在鸡糕的这个叫法虽然突出了鸡的成份,可把作料里的鳊鱼肉等被忽略了。那天,台湾客人吃菜时对鸡糕最感兴趣。据说,顾况同先生生前也

曾托人从涟水带鸡糕到台湾,把它作为涟水名菜与朋友们品尝。

鸡糕吃法多样,涟水鸡糕曾被评为准安十大名菜之一,享誉江淮。这是涟水人对淮扬菜的一个贡献。

这样一路写下来,似乎口水也没少流,嘻。



刘立中 原名刘立志,涟水县五港镇人。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动画家协会、上海电影家协会会员,高级影视编导。编导过纪录片、动画片、科教片一百多部,创作小说、散文、剧本、影视理论近三百万字。



家乡的鸡糕那么鲜嫩,那么喧爽,那么纯白,想到它怎么能不流口水呢?

为了少流口水,这篇文章从侧面写,从厨师的技艺写起。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传承这个经典的是厨师的功夫。我以为,在淮扬菜系中最能凸显厨师功夫的,南数扬州干丝,北数涟水鸡糕。

那年,我在扬州市菜根香酒家拍戏,亲眼扬州师傅做干丝的全过程:他们的刀上功夫十分了得,转眼之

间,可以将一厘米厚的干切成长30根以上的细丝,细丝之细可以穿过绣花针的针眼。与鸡丝、笋丝、

腰花等辅料烧制后,汤汁鲜美,入口即化。因此,切干丝被视为淮扬菜刀功的标志。

与切干丝刀功可以媲美的是涟水人做鸡糕。我每次回故乡,大凡像样的宴席必有鸡糕,而能否做鸡糕也是涟水厨师技艺高低的一个主要标准——这和我儿时的印象是一样的,不过,那时的厨师还有一个显示手艺水平的标准是要看他是否会做海参席、燕窝席与鱼皮席。今天,那曾标志较高档次的三种席面已经不见了,唯一能显示涟水厨师刀功水平的只是做鸡糕。

我看过一位手艺不错的厨子做鸡糕,并与他作过一番对话。他说,做鸡糕刀功要到家,将浸泡掉血血的鸡

涟水
作家



毛永松对牛角梳的兴趣来源于十多年前他在上海打工,一次,他在超市闲逛,见到柜台里摆放着各式梳子,有水牛角梳子、

牦牛角梳子等,精致、漂亮。毛永松有心想买一把,一询问价格,他差点被

非遗
展示

做牛角梳的木匠

□ 杨海燕

惊掉了下巴——最便宜的一把牛角梳子竟然售价八十元。

他那时每天的收入才二三十元。

近年来,他回到涟水谋生,工作之余,他又想起了那些摆在柜台里的牛角梳子,便上网搜索了一下,顿时让他瞠目结舌:牛角梳子竟有防静电、不易断发、按摩放松、去头屑等作用。

后来他听小区里的老人说,涟水过去有做牛角梳的艺人,他们经常到杨回庄收集牛角。但是现在,几乎看不到了。

不能让老手艺失传,毛永松想,他决定找师傅传授做牛角梳的技法,可是在涟水打听了好长时间,根本联系不到。

他只好上网搜索做牛角梳的视频,自己试着摸索。

毛永松从黄营乡杨回庄买来牛角后,首先要将它们剖成均匀的两瓣,然而,要想剖得均匀,谈何容易。有人建议他用电锯,提高效率还省事儿,他试了一下,感觉无法操作。

后来,他将牛角的一端握在手中,另一端用腿夹住,再用手锯。

别人这样操作,大多因技术不过关而失败,但毛永松积累了多年的木工技能,第一次耐心地锯上大约四十分钟,竟顺利地把牛角分为均匀的两瓣。

下面就该根据剖下的牛角形状、大小来确定将要制作的梳子长度和宽度了——牛角的尖端因为有足够的厚度,才能做成梳子,另一端的空心部分因为薄,他就思量着做刮痧板。

心中有数后,他才拿起斧头劈,手起斧落间,牛角已分为几段了。

一小截牛角梳板成形后,再经毛永松细心打磨,有了黑亮的光泽,显

得好看多了。

毛永松开始用小锯子细心地锯出梳齿,因锯后有毛边,他还要用平口刀修齐整,然后再用砂纸沾水打磨光滑。

这样,一把梳子就在他的手中诞生了。

看似简单的一把梳子,却要耗费掉毛永松整整半天的时间。尽管他有精湛的木工手艺,但起初做的牛角梳子还是不尽如人意,时常有断齿等现象,他就随手送给亲朋好友。

后来,他买来其他材质的梳子做参考,再经过反复练习,终于做得有模有样了。

他玩得兴起时,保健锤、号角、耳挖等均能随手做成,亲友们纷纷前来瞧稀奇,瞧得眼馋了,就随口讨要,毛永松也不小气,大大方方地送了出去。

“现在这门传统手艺快要消失在涟水大地上,我将自己的作品送出去,就是希望它能重新走入平民百姓家。”毛永松说。

朴拙的古代骨制玩具

□ 杨海林

五岛湖公寓二期工程的工地我几乎每周都会去三四次——那里的地槽里有许多黑土,这是古代人生活留下的痕迹,里面应该有一些我喜欢的玩意儿。

有一天我正在那里张望,来了一个年青人,他和我攀谈,说他在这里找到一个有“工”的骨头,想请我看一看做什么用的。

他手机里的图片是牛腿骨的上端,底下有被锯过的痕迹。

我告诉他这个因被锯而留下的平面不是“工”——一根牛腿骨在手,古代的骨匠会先去掉两端,取中间长而直的部分称(方言发音)成骨管的粗坯。

他的这个就是被弃掉的下角料。

“涟水过去有骨匠吗?”这个人问。

文字上的记载我还没有看到过,但是在我们的明清土层中发现有好多牛骨管,我的一个朋友小胡找到过十多根。

像这个人捡到的这种废弃物也不在少数。

想来还是有的。

涟水出土的骨管工艺一般比较粗糙(后来我发现其他地方发现的古代骨管大体相似),加上它的材

抱残
守缺



猴头形骨制玩具

牛头形骨制玩具

蝙蝠形骨制玩具

料寻常,所得的利润肯定很小,所以骨匠们还会延伸到做骨制的其它东西,譬如骨制玩具。

我手里的骨制玩具有好几个——有一天我去一个捡瓷片的朋友家玩,发现他捡到好几个这种玩具,这些玩具都不大,因为埋在地下时间比较长,几乎都已经钙化。

发黑的,应该是“水坑”出的。

发红的,可能掩埋的环境相对缺水。

我跟朋友提出转让,他爽快地答应了。

拿回来把玩,我发现这些骨制玩具有些可能是羊脊椎部分,骨匠们根据它的天然形状,发挥想像,稍加整饰,就成

了一个个可爱的动物脸部造型。

第一枚骨制玩具可能是羊脊椎骨的最后一段,它向两边分岔的部分较短,我从朋友手里拿来的时候,上面人工钻的两个眼里全是泥,所以也没觉得有多好玩,后来在清洗的过程中这两个眼里的泥没有了,再放在手里打量:哈哈,短短的耳朵,小小的圆眼,长长的脸——多像一只憨厚的大马猴。

第二个骨制玩具骨节较短,但是两边分岔特别厉害——而且宽,那么好吧,可能是骨匠觉得它很像一个牛头,于是又是在上面钻了两个眼。

哈哈,把玩既久,恍惚这两只小小的眼睛在呆萌地眨动——果然是

一个被铁扇公主欺侮的牛魔王。

第三个看不出是什么动物的骨骼,相比前面几个,它显得极薄,而且呈一个“W”形,“W”的底部也被钻了两个圆,转让给我的朋友告诉我,要把它倒过来看,这可能是耷拉着耳朵的猪八戒。

从形状上看,它确实有点像,但是我们看明清时关于《西游记》的绘画,那时候猪八戒不是这副倒像样的。

那么这是什么呢?

把它正过来,你会发现这“W”更像一对翅膀,这一截骨头是弯曲的,骨匠在最凹的地方钻两个眼,好了,现在它最小的那一端像一翘起来的嘴——对了,这其实是一只蝙蝠。

睡在雨水中

□ 史红霞

雨水轻唤着我们的名字
我们不得不在它的温柔中
静静静眠

睡在雨水中
我们是一株植物
我们做了一个又一个
斑斓的梦
树上的布谷叫了
池边的青蛙叫了
我们天然地微笑
迎得了四面歌吟

睡在雨水中
我们的气息
和雨水一起
缓缓注入泥土
当我们一觉醒来
周身便盖满了
爱情般的绿意

小
启

本版拟在注重文化品味的同时增加文学性,欢迎涟水本地或者在涟水工作过的作者惠赐有地方特色的作品,挖掘安东传统,弘扬时代旋律。

邮箱:534086955@qq.com
(因尚有其他工作,恐耽搁作者时间,故不接受当面送稿。)